

朝花夕拾

老树迎风

□石泽丰

树长在村口，孤独地站立，粗大龟裂的树干显露出数不清的风风雨雨。秋风横扫之后，光秃秃的枝丫随风招展，唯有一根枯藤，踮着脚尖，以众多的蔓条，精心地将它们紧紧抱住。

站远了看，岁月深处的模糊与清晰像一层薄雾，笼罩着整个村庄，并随树牵引。我相信，村庄的存续和家的意义，老树在默默诠释，而卸下行装归来的你，抖落满身风尘抛弃荣辱之后，在眼神与心灵交融的刹那，一股家的暖流瞬间流遍全身。

枯藤无言，老树不语。如慈祥的长者，静默地面对天空和大地，庇护着一个温暖的村庄，守护着日日夜息的炊烟，等待着离乡人的归来。

每一个走出村庄的人，都免不了要在村口回望一下村庄，和这棵老树轻轻握别。许多欢乐的记忆，连同泥土的气息，母亲的气息，家的气息，沿着感情线奔来，并将跟随着自己，远走他乡。繁枝茂叶在晨曦微露的清晨集体向你送别，挥动的手势，包含多少尊重，隐藏多少叮咛。在人生的长路上，千百次地折回，老树总是在

深情地守候。

与老树相守的，除了一根枯藤之外，就是那些不愿离开村庄，甘与泥土为伍的农人。在树冠之上，众鸟齐飞，打开漫天朝霞。我们的父亲母亲，将牛羊赶上山坡，放牧炊烟，同时在那片贫瘠的土地上流放自己漫长的一生。随着儿女的长大，他们默默地将儿女送到村口，送过老树，流放着儿女新的生活。在把目光投向望不见的远方时，他们便抬头看看这棵大树托起的天空，天高云淡，风雨无常。以后牵挂的朝朝暮暮，父母常常来到树下，手搭凉棚，盼着我们的归期。春风、夏雨、秋霜、冬雪，像田地里一茬又一茬的庄稼，次第轮回，蓦然回首，风霜落满了他们的鬓发。

岁月沉重了，老树吃力地增加着年轮，操劳一生的父母像极了秋天里老树迎风的样子，无力地任风雨摇摆，把对衰老的参悟理解成了一件再也自然不过的事情。单薄的日子里，生活由此过得平淡而又简朴。打开村史，这棵树当初是一位祖先亲手栽下，他在入征之前，刨坑植树，让妻

子在思念的日子里，视树如人，在这个荒山坡上，独自坚强地守候着一个叫家的茅屋柴门，把儿女养大。在石氏的家谱上，我看到他儿孙繁衍的轨迹和家族的兴旺，就像当下这棵老树庞大的树冠，枝枝叶叶伸向天空。

我凝视着这棵老树，顿时，内心生出一股离别时隐隐的疼痛。我想，在那些离乡后的日子里，父母眺望无果之时，老树承载了他们多少落寞与感伤？那儿时攀藤爬树的身影，是否依然被老树收藏？在我印记里，劳作归来的父母，总要在树下歇一歇，将用过的锄头或钉耙上沾着的泥土搯在树下。

心跟随着梦想，远走他乡。一个久别的人，归来之际，有时会忘记回村的路。此刻，老树总是伸出它那宽大的手，召唤着，等你。在外风雨串成的时间洪流里，奔波忙碌的你，荣也好辱也罢，是否在想家的日子，于深夜就开始打点行装，把心装下，把千层万卷的思念一一叠好，准备着回家。而千里之外的那棵老树，却彻夜未眠，把你归来的脚步悉数收纳。



视觉

冰雪夹金山

江宏景

摄

散文

姨哥的孝心

□汤文星

上周六的晚上，大姨的三儿打来电话，说大姨患了肠癌，已经到了晚期。周日一大早，我和哥乘坐汽车，急匆匆赶往大姨家。

大姨哥和二姨哥都去干建筑活了，三姨哥盛情地招待了我们。午饭后，三哥当着大姨的面讲起照顾大姨的事情。

“俺妈这阵子脾气太倔——小妹来看她，每次都被她骂走，硬说自己身体好，不需要别人问事；前几天，老四一家从宁波赶回来，刚蹲两天，妈就撵他们，老四两口子哭哭啼啼地走了。俺妈，当小孩的看您身体不行了，想尽孝心，您咋就不给俺一点机会呢？今天，当您两个外甥的面，我提个要求，您搬到俺家住。您要吃啥，我给您买啥，您儿子种二十多亩地，您孙子一个月一万多块钱，俺还能花不起吗？”

三嫂子也在一旁帮腔：“谁没有老的时候？妈，以前我不懂事，跟您吵过，闹过，现在，俺知道错了，您快点搬过来吧，我保证不嫌您脏，不嫌麻烦！”

我看大姨一言不发，着急地劝：“大姨，您一个人住在老四家太孤单，不便他们照顾您，您就答应吧！”大姨眯缝着眼，一个劲儿摇头。

三哥站起身，“扑通”跪在大姨面前，哽咽着哀求：“妈，您要是不答应，我就不起来了！”“大姨，您咋不答应他啊？”哥也急了。过了一会儿，大姨慢吞吞地说：“叫我答应可以，不过，您要先答应我一个条件！”

“妈，您尽管说，啥条件啊？”三哥抬头注视着大姨。

“去年，你大哥和二哥想从你家宅子西边修条路，你死活不同意。你看他两家子年年拉庄稼多费劲啊！你

咋不能帮个忙呢？”

“妈，都怪我受了看地先生的骗。我错了，我一定改！马上，我就去找挖掘机来，修一条八米宽的路，可以了吧！”三哥声音洪亮地回答。

“唉，我一点也不想来这儿住，我怕弄脏了你这地板！”大姨皱着眉头嘟囔。

“妈，盖楼房就是留住的，俺不怕弄脏！”三嫂立即解释。

“好，我过来！”听了大姨这话，我们都笑了起来。

昨天晚上，我给三哥打电话，问他大姨的状况如何，三哥回答：“妈一顿只能喝一碗稀饭，还能忍住疼。你别担心，我会尽量减轻妈的疼痛，实在受不了，就去城里住院。”

放下电话，想着三哥的一言一行，我深感愧疚，不禁提醒自己一定要像他那样孝敬咱妈。

中外读书

听德国人聊读书

□郭洋

在德国，无论在公园草坪上，还是地铁车厢内都能见到人们读书的身影。过年过节时，书店的场面也甚为火爆。德国书业协会2014年发布的数据显示，60%的受访者表示，前12个月内购买过书籍，其中87%的人买书3本以上。另外，德国人2013年休闲时间最爱干的事情中，读书看报的排名高于逛街下馆子。

全球最大书展，法兰克福国际书展10月8日至12日举行，爱读书的德国人自然不会放过在家门口看世界的机会，在公众开放日一股脑地涌入展会，场面蔚为壮观。记者随机采访了几名读者，通过他们的言谈，或许能了解德国人喜欢阅读的原因。

法兰克福阿尔贝特·施魏策尔小学老师米尔查拉带着全班学生参加书展活动。她说，带学生来书展一方面是自己喜欢看书，另一方面也想借此培养儿童对阅读的兴趣，“阅读能够激发人们的想象，沉浸在故事中是一件有益身心的事”。

从小朋友脸上洋溢的笑容不难看出小书虫们对书籍的热爱。8岁的拉塞告诉记者，他很喜欢读书，尤其是《三个问号》系列丛书，“读起来非常带劲”。他晚上会把书藏在枕头底下，等妈妈关灯后偷偷拿出来看。

虽与拉塞年龄相差超过半个世纪，

影评

温故1942——

为了忘却的纪念

□李卫国

电影《1942》虽然没有在河南拍摄，但毕竟是河南的作家写的河南的事儿，带全国人民重温河南人在1942年承受的巨大苦难。河南是中国文化的根源，河南是中国的粮仓，河南是中国苦难的缩影。感谢河南籍作家刘震云不忘家乡情结写出了《温故1942》，感谢导演冯小刚的苦难情结拍出了《1942》。我是带着一颗苦难的心，悲悯的视角，复杂的感受和难以名状的痛楚看完《1942》的。

看完《1942》，我没有说话，没有评价，没有立刻写出影评。但这些天来，《1942》里的诸多场景在我脑海里反复出现，我是在寻找一种痛定思痛的感觉，这是对历史的敬畏，也是对影片的尊重。

冯小刚是除张艺谋之外我关注的另一位导演，不同的风格、不同的题材、不同的诉求、不同的表现手法，创造了中国当代电影对峙的两座峰塔：一个是艺术片之父，一个是贺岁片之父。有意思的是，近几年冯小刚和张艺谋不自觉地完成了角色转换，张艺谋从《英雄》《满城尽带黄金甲》《三枪拍案惊奇》到《金陵十三钗》从艺术走向了商业；而冯小刚从《天下无贼》《集结号》《唐山大地震》到《1942》从商业走向了艺术。去年，我给学生做了一个名为“冯小刚PK张艺谋”的讲座，当时还不好断言，我看了张艺谋的《金陵十三钗》还没有看冯小刚的《1942》，现在，我可以据此结论：张艺谋或许是江郎才尽了，而冯小刚的创作艺术血气方刚、如日中天。在冯小刚转型之后拍出的《集结号》《唐山大地震》《1942》三部影片里，《1942》无疑是最成熟、最完美、最深刻、最大气的一部电影，也是冯小刚从影以来拍出的最具有史诗般意义的影片。

和《唐山大地震》一样，《1942》也是一部灾难片，但不同的是《唐山大地震》只是一座城市遭遇的一场天灾。而《1942》表现了一个省的3000万灾民，是一场天灾，更是一场人祸。《唐山大地震》运用了影像的灾难冲突特技和大场面，还原了历史的地震灾难，让人触目惊心。但其在叙事的结构、人物的命运、情感的表达方面都有些牵强和不近情理。一个大的灾难归结于一个家庭的

读生活

现年61岁的加比·比朔夫却有与拉塞相似的经历。比朔夫回忆说，她小时候没有电视，该睡觉时就会在被单下打着手电看书。在她看来，读书的乐趣在于在书中“创造自己的世界”，而且人生不同阶段对书会有不一样的理解。

“20岁和40岁时读同样一本书会发现，书还是那本书，但体会却完全不同，这种感觉让人兴奋。”

比朔夫在一家出版社工作，聊起书来有说不完的话：“读书在德国是一项传统。对我来说，没有书的生活简直无法想象！我家里已经摆满了书，客厅、书房、走廊……到处都是。”

70岁的克劳斯·维尔科姆—维默尔也是爱书之人，他刚买了一本芬兰小说，打算一周内读完。他认为，读书的意义在于获取知识，小说虽是虚构，但带给人们的知识并不亚于那些纪实作品。“小说就像一台显微镜，书中的一些小人物可以让人了解整个社会发展”。

“您也有一屋子书吗？”记者问。维尔科姆—维默尔答：“好几个屋子！”

除了自己爱读书，德国人还非常注意培养下一代的阅读兴趣。维尔科姆—维默尔说，他在女儿刚懂事时就给她读故事书，激发她的好奇心。他还经常把书作为礼物送给女儿，女儿也非常喜欢。“阅读是个人发展的一把钥匙。不读书知道的就少，”他说。

见到博客作家伊莎贝尔·阿德勒鲍姆时，她正要带8岁的儿子阿龙到芬兰馆去看看芬兰小朋友都看些什么书。阿德勒鲍姆说，她每晚睡前都会和孩子一起读书，一方面她自己能学到一些东西，另一方面也可陪伴孩子。“通过书籍可以看世界，通过思考可以发现未知的东西，”阿德勒鲍姆说。

为引导孩子多阅读，阿德勒鲍姆的做法是，晚上只允许阿龙看一个半小时的电视，之后会给他两个选择，要么睡觉，要么看书，“如果不困就可以看看书”。

阿德勒鲍姆的方法似乎颇有效果。阿龙告诉记者，他觉得看书很有意思，尽管有时读起来有些吃力，但“还是喜欢看书”。

酷爱读书的比朔夫认为，培养孩子的阅读兴趣不能仅从家长着手，学校老师的阅读热情对孩子同样影响很大。她的孩子上小学时，班主任对阅读似乎不够重视。为此，她和其他孩子的家长还专门找老师谈话。

“我们需要激发老师的阅读热情，这样她才能更好地教孩子体会阅读的乐趣，”比朔夫说，“当时学校没有图书馆，我们家长小组还自掏腰包，设立一个图书角供孩子借阅。这样一来，家里没书的孩子也就能有机会看书了。”

命运变迁和情感纠葛未免太过于小众化了。影像和情感的隔离表现出了冯小刚对宏大历史题材的驾驭能力还有待提高。《1942》，冯小刚完成了文学的影像叙事，一切大场面和细节表现都不是为了镜头而镜头，为了画面而画面，更没有只强调视觉奇观而忽视情感内涵。抢粮、群殴、逃荒、轰炸等大场面表现出了大事件、大灾难。大场面的效果给人带来了强烈的视觉冲击和心理震撼，这不一个人，也不是一群人，是一个民族的分支，是多个种族的集合。

他们遭受了可怕的旱灾和蝗灾，颗粒无收，生命垂危，为了活下去就要走下去。日本飞机的轰炸，国民政府的不作为，让灾民欲哭无泪，欲求无门，直至心死。饥饿成了所有灾民的共同表征，死亡成了所有灾民的共同归宿。最高的诉求就是回家，就是能死得离家近一点。

因为电影要讲故事，在群体中必然要找出几个代表人物，这就有了群体中的个体，大场面中的细节。电影是围绕范东家和他的两个佃户瞎磨、栓柱展开情节叙事的。大灾之年，范东家的粮仓被灾民洗劫一空和灾民一起踏上了西行的逃荒之路，原来的东家变成了灾民，和灾民一道在饥饿生死线上挣扎，最后不求生，只求能死得离家近一些。范东家的遭遇告诉人们，腰缠万贯的东家尚且如此，何况普通的百姓呢！在灾难面前，人的生存需要成了做人的道德底线，面对生命，没什么两样，穷人富人都是人。东家和两个佃户的悲惨命运揭示了300万人饿死、3000万人受灾的凄惨年代，展示了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狗吃人，人吃猫的生存底线之间所有的人格、道德都荡然无存。

冯小刚的深刻在于没有把《1942》拍成天灾，而是把观众的视角引入到了人祸。如果是天灾，这是人类和自然的抗争，没有规律，没有对错，只有认命，只有感伤，只有从头再活。这也是影片开始的突兀和败笔所在。毕竟是罕见的旱灾和蝗灾，毕竟是这场大灾难的直接诱因，影片没有一个镜头和场面向去表现严重的旱灾造成的寸草不生和大面积蝗灾的场景，而是以人与人冲突的场

的“只有千锤百炼才能成为好钢”，都让我感悟良多。我看了看我当年的人生信条，是“努力不一定成功，但不努力肯定不成功”，颇有哲理。

纪念册上，留有照片的位置，粘贴的大都是一英寸黑白照片。偶尔有张彩色的，也是摄影师着色涂描的。我们同寝室8姐妹的照片全是以天安门背景，因为我们在同一家照相馆的同一张背景幕前照的相。最别出心裁的是阿华，喜爱漫画的他，在贴照片的地方即兴涂鸦，那形神夸张的自画像，让人看后忍不住不禁地哈哈大笑。

纪念册上，最有趣的是各式各样的赠言。有的随意，有的认真，有的幽默，有的严谨，但名言格言居多。诸如“在生活和学习中微笑，在微笑中学习和生活”“扬起生活的风帆，驶向金色的海

岸”等，而李大钊的“凡事都要脚踏实地去做，不驰于空想，不鹜于虚声，而唯以求真的态度作踏实的功夫。以此态度求学，则真理可明，以此态度作事，则功业可就。”填写的最多。我的上铺白玉，是个文艺青年，她把几年的相处和即将面临的离别，写的真挚感人，读之，泪眼迷蒙。

如今，31年过去了，很多同学失去了联系，甚至有8位同学已英年早逝，令人遗憾，令人唏嘘。现在，翻开纪念册，看着那些朝气蓬勃、略带青涩的面孔，咀嚼那充满诚意和正能量的文字，我们曾经的青春，曾经的美好就这样毫无阻碍地映现在脑海里。

毕业纪念册，定格、记载我们青春和友谊的存盘，将永远珍藏那段最美好最纯洁的年华！

青年书房

万历十五，崇祯十七，大变之局

——评汗青新书《1644大变局》

□乔沐

黄仁宇在《万历十五年》的开头中说“这平平淡淡的一年中，发生了若干为历史学家所易于忽视的事件。”崇祯十七年则大不同，这一年，李自成建立大顺国，吴三桂引清军入关，崇祯缢死，多尔袞定都北京，康熙的父亲福临也在10月从盛京来到北京。如果说万历十五年是一片暗流涌动之上看似平静的海洋，那么崇祯十七年则是惊涛骇浪天崩地裂的年份，充斥着天翻地覆的大变局，历史从这一年急转直下，并且影响近代中国的走向，正是公元1644年。

可以说，这一年不仅是明王朝的天崩地裂，也不仅是清王朝的社稷初立，更是历史给中国近现代史埋下的伏笔。

众所周知《万历十五年》是黄仁宇的博士论文，有趣但是不失严谨，在我有限的阅读经验里，总觉得《万历十五

年》开创了一种别开生面的历史写作与讲述方法。《1644大变局》与此相近，但是更有趣一些，或许因为汗青不需要将本书作为博士论文，所以更多地加入了情趣，而更少地设置了窠臼。

写历史，除了有趣，还需要观点。汗青对于东林党的诸多分析与观点我很赞同和欣赏的。所谓君子不党，就是东林党，只要“党”了，总有群体性盲动，为了权衡美名其妙的利害关系，或者就是为了图个虚名逞一时之快，马失前蹄或者晚节不保。汗青用史实事实说话，将此一千人等的外衣剥掉，给读者以认识和评判的空间。

明朝本来就是个有趣的朝代，明明是正史里记载的正经事儿，却常常导致让人忍俊不禁哭笑不得的结果。如此，汗青文字的大珠小珠落入明史的玉盘，自然一番嘈嘈切切错杂弹，既

有行云流水，又有铿锵之声——华丽一场明朝大戏。

相比于黄仁宇的慢条斯理，汗青的文字更多一些沙场秋点兵的气场。万历十五，崇祯十七，不同的年份有不同的精彩；黄仁宇与汗青，不同时代的人物亦有不同的风流文字。汗青，就像3D电影的制造者，让观众享受身临其境的观感的同时，也似乎参与其中，与此同时，回望近百年历史，忍不住“悔不当初”：如果没有这一年的这些事，中国近现代史将会成为什么样子？

因此弄清那些年，那些事，以及那些事情为何如此，大变局如何之大，如何之变，如何成局，因此具有了有趣味的故事。

